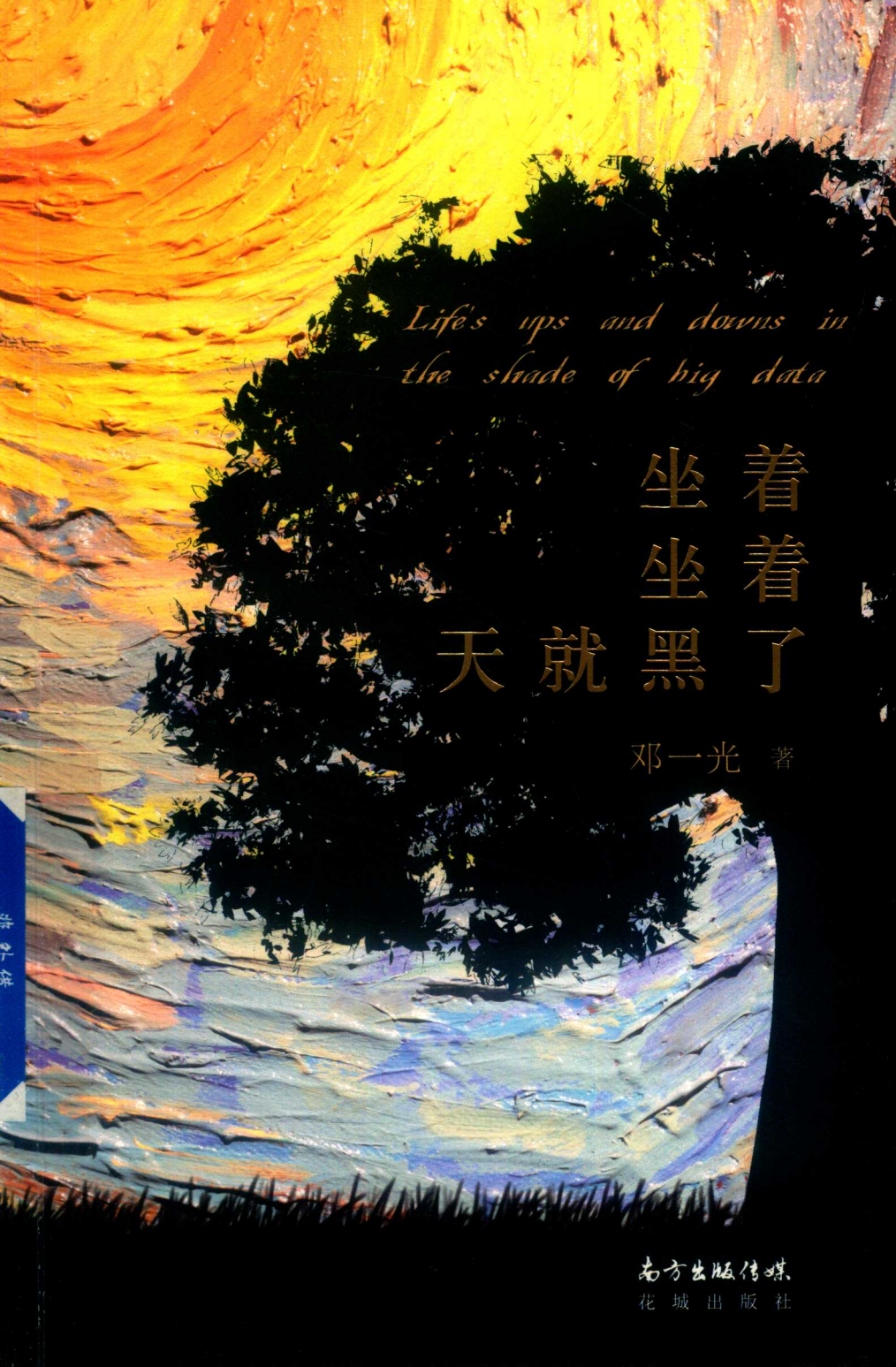




*Life's ups and downs in
the shade of big data*

坐着
坐着
天就黑了

邓一光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坐着
坐着
天就黑了

*Life's ups and downs in
the shade of big data*

邓一光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坐着坐着天就黑了 / 邓一光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9. 3

ISBN 978-7-5360-8883-2

I. ①坐… II. ①邓…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050351号

出版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林菁

技术编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刘凇

书 名	坐着坐着天就黑了 ZUO ZHE ZUO ZHE TIAN JIU HEI LE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8.75 1 插页
字 数	165,000 字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 001 坐着坐着天就黑了
- 089 宝安民谣
- 115 金色摩羯
- 143 你可以做无数道小菜，也可以
 只做一道大菜
- 167 香蜜湖漏了
- 191 光明定律
- 223 我现在可以带你走了
- 255 风很大



坐着坐着 天就黑了

没有人命令谁跪倒在生活面前，或者被生活从身后撞击倒下，人们倒下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因为内心放下了，不再牵挂了，做不到继续了，就像落叶，一阵风就能吹落它们。落叶就像这些人，不再牵挂才是他们从枝头坠落的理由。

天色暗下来，麦冬把最后一车收集好的落叶推到梅林路口，转移到垃圾储运箱里，喝掉剩下的半瓶矿泉水，留了点水尾子，简单洗了洗手，把工具车推到北林街，在梅林公园古荔区大门对面的马路牙子上坐下，等待天黑。

隔着马路，荔枝在渐趋浓郁的山岚中静静看着麦冬。

夜幕是个煞急的汉子，匆匆攀上塘郎山，躬身跳过高高的树梢，沿着梅林水库往山下奔来。麦冬猜，夜幕是想从他手中抢走荔枝。他能感觉到荔枝在黄昏的微风中轻轻颤抖，他不能确定，那是因为荔枝感到快乐，还是害怕。

现在，麦冬不可能再做别的事情，下班的人们很快会返回家，或者从家里出来，鱼贯走进公园，散步，打太极，舒缓心情，挽留健康，或者寻找一直不肯现身的独特嗓音，

麦冬不能在这个时候把马路上的灰尘扬起来，扫大家的兴。

而且，麦冬知道，还有几分钟，那个女人就会出现在公园附近。她总是很守时。

麦冬一直很感谢那个女人。她看不出年龄，有一张南方人特有的脸，目光执着。她出现在龙尾路差不多有三个月了，一次也没有冲他大声喊叫过。她每次都从梅林路方向过来，仰着头从麦冬面前走过，在公园东侧那排高大的红棉树前停下，激动地走来走去，冲着天空大声说话。

“你们很丑，全都很丑。”她威胁着对暗下去的云朵举起单薄的拳头。

“请你们说清楚，我做错了什么？”她认真地偏着脑袋质问它们。

她的珐琅质牙齿在薄暮中闪烁着瓦蓝色的光芒。她会在那里和云朵说二十分钟话，直到它们消失在天空中，再也看不见。

麦冬可以做证，那些乱糟糟的云朵，它们只是急匆匆来，急匆匆去，一次也没有理睬过她。

麦冬 31 岁，是一名保洁员，负责打扫这座城市的一条街道。准确地说，街道的名字叫龙尾路，位于离中心城区不远的塘郎山脚，附近有一座公园、一所小学、一家危险物品处理站、一座关押重要人犯的拘留所，几乎没有建筑工地，那个规模不大的住宅小区，生活垃圾严格按照分类法处理，所以，麦冬的工作环境并不复杂，他要对付的主

要是落叶。龙尾路从塘郎山脚通向梅林路，沿路满是高大乔木，榕树、木棉树、人面子、火焰木和大叶紫檀，它们在整个四季都在生长和掉落。每隔两天，麦冬会和另一名同事静静站在梅林路路口，等着所里派卸载车来，把大量树叶拖走。他站在那里的时候，路人会把他看成一棵树。

麦冬喜欢龙尾路，他觉得这条安静的街道就像一位患上了失忆症的父亲，害羞而紧张地怀疑每个匆匆走过的路人都是他的儿女。麦冬奇怪地认为，这条街道有点像他，不同的是，那些走过的人当中没有荔枝，荔枝在公园里。

路灯在七点钟准时亮了，夜色在路灯亮起的一瞬间突然降临，塘郎山消失在夜幕中。

现在，麦冬可以下班了。

麦冬从马路牙子上站起来，推着工具车离开北林街，朝“阳光天下花园”小区走去。一只有着粉红色羽翼的山椒雀斜着身子冲到他前面，从路边啄起一根优化乳吸管，激动地朝塘郎山方向飞去，接下来，那里的某个草丛中，会有一场小小的家族狂欢。

2

麦冬走进“阳光天下花园”地下车库。正是车辆归库高峰期，发动机的运转声和车胎摩擦地面的刺耳声在地库里撞来撞去，那些声音像一些找不到家门的顽皮孩童，喜

欢试试每一道墙和每一个角落，快速推动它们，然后跑开，去另一个地方寻找回家的通道。

麦冬走进负二层的工具间，将防风垃圾铲、垃圾收集器、带轮垃圾斗、吸污机和垃圾车洗干净，把垃圾分捡袋清理好，开始捆扎扫帚。工具间是社区工作站向“阳光天下花园”物业公司租赁的，供麦冬和另一位同事存放工具，充当更衣间。每过两天，麦冬都会把扫帚重新捆扎一次，让它用起来更顺手。捆扎扫帚比清扫垃圾要容易得多，比清扫来去匆匆的岁月更容易，麦冬干起来很从容。麦冬喜欢捆扎扫帚的工作，每当这个时候，他都安静地坐在工具间中央，隐约听着身边粗糙的钢筋混凝土浇铸件中传来多年前建筑工们遗落下的神秘交谈声，一点一点把扫帚绑扎结实。

麦冬的摩托车也停在工具间里。10个月来，它一直停放在角落里，从来没有离开过。一辆仿GP赛车，值得期待的伙伴。每过一段时间，麦冬就会仔细把它检查一遍，确保它能够随时冲出车库，以160公里的时速行驶在京深高速公路上，这也是为什么麦冬会选择4缸引擎和高转速短轴距性能车的原因。

总有一天，麦冬会离开这里。

总有一天。

麦冬捆扎好扫帚，将它归整在角落里。现在，他可以离开车库了。

没有人知道，在“阳光天下花园”B座，麦冬有一张七尺长的床垫，并且在那里度过了整个秋天、冬天和春天。他还要在那里待过初夏季节，那张床垫够用了。

通常，麦冬会从车库里进出大楼，避免与人接触。这是杨铿镛为麦冬设计的路线。这个星期杨铿镛值白班，他叮嘱麦冬，夜里8点半业主返家高峰结束前，不要出现在大楼里，不要走大堂电梯间，以免引起业主和当班保安的猜疑。

杨铿镛是“阳光天下花园”的保安组长，快四十的人，个头矮小，身体结实，有一个爱因斯坦般巨大的脑袋，一双不成比例的大手，让人怀疑，他手里攒藏着一大堆《相对论》的手稿，随时可以亮出来吓人一跳。杨铿镛的另一个身份是麦冬的室友，或者不如说，麦冬的二房东。他用麦冬支付的租金，在“阳光天下花园”B座3A为他俩租下两居室物业中的那间客厅。业主是一对长年在新加坡工作的医生夫妇，他们相信杨铿镛。杨铿镛是老资格的保安，在保安公司有良好的星级记录，包括一次与两名盗窃者搏斗事迹和一次翻窗救下坠挂在空调散热器上的孩子的勇敢经历，那两次他都受了伤，这为他积分入户的万里征途赢得了若干步奖励。业主希望善良勇敢的保安组长杨铿镛发扬光大，替他们照看好长期不会使用的物业，因为这个，他们只向杨铿镛象征性地收一点租金，而杨铿镛是这份可贵信任的承受人，有充足的理由要求麦冬承担这笔费用，

同时一点也不脸红地克扣下麦冬支付的市价房租的大半数额。

从龙尾路走路不到 30 分钟，向东到上梅林，向西到下梅林，那里的城中村中有大量从 8 人到 12 人合租的鸽笼房，一张床只需支付 300 元。麦冬宁愿花两千元在龙尾路上租下一间客厅，而且睡在铺在水泥地上的床垫上。在这座城市，麦冬唯一的牵挂就在梅林公园，他不会去别的地方寻找住处。

麦冬脱下反光安全背心，去水龙头边洗过手，沿来路离开车库，回到龙尾路。一辆白色的比亚迪轿车从梅林路方向驶来，停在龙尾路东的路口，驾驶座上坐着一位戴无镜片眼镜的年轻女人，她凝滞在车里，目光中有一丝犹豫。过了一会儿，年轻女人把车开到“阳光天下花园”旁停下，继续凝滞。也许她在考虑是否下车，走进灯火通明的大楼，去找某个人。但她终于把车开走了。

很多时候，人们总是犹豫不决，小心翼翼地觊觎脚下的半尺阴影，躲开那些本该拥有的亲人或者爱人，让必然的生活结果变得越来越少，最终让自己成为偶然性的无期囚徒。在整个事件中，建筑扮演了一个猥琐的媒介，它的最大功能是把人们割断，同时囚禁误解。相爱的人常常被分隔在两套单元中，终日厮守着自己，在黄昏到来时，按时伤透彼此的心。

这么说，生活就是建筑，人们总是在活着的时候，迫

切地为自己寻找一所监狱，让自己成为监狱中的囚徒，然后从那里直接抵达坟墓。

城市也一样。

麦冬在这座城市没有亲人。这座城市曾经充满活力，成为大量内地人向往的地方，奇怪的是，长期以来，它却被对它充满欲望的内地人轻蔑，同时被一河之隔的香港排斥，不到40年，作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大都市，它已经耗尽了激情，流露出足够的衰老和胆怯。

麦冬的亲人在内地另一座城市，那座城市叫武汉。麦冬的亲人对他固执地背井离乡，跑到伶仃洋边这件事情感到强烈不解。他们不能接受他为一个已经离开他的女孩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何况，麦冬的行动本身充满了危险。生活不可能重新来过，城市不可能回到蛮荒和青葱的乡镇模样，人们也不可能再年轻一次，麦冬那样做实在幼稚。

麦冬向梅林公园方向看去。公园在夜晚变成了另外一种样子，让人认不出来。麦冬不知道公园里的生命在夜晚是不是也会变化。如果是阳光明媚的黄昏，通常路人稀少，麦冬会坐在公园门口，和他的扫帚一起，一块守护着荔枝，静静地看一片片树叶从枝头缓缓落下。麦冬喜欢在那个时候猜想，那些树叶活着的时候，除了轻佻的晨风、惊慌的豹斑蝶、好动的红颊鹬、警惕的肥螭，那些正在坠落的树叶的生命中，还发生着什么？麦冬那么猜想过后，会对空空如也的公园大门咧开嘴笑一下，轻轻叹口气，起身离开

那里。

他知道，荔枝会看见他。

总有一天，他俩会一起回到家乡去，那里有两条著名的江河，有溽湿闷热久不消却的夏季，以及一些流传至今的古老的杨柳枝歌谣，他们不会感到陌生。

3

夜里9点，麦冬回到“阳光天下花园”车库，从那里搭乘B座的货梯上到三楼，返回3A住处。

屋里开着灯，杨铿锵已经回来了。也许一整天他都没有离开B座3A，这取决于今天他是不是休班。客厅北边通向露台的落地窗被厚厚的窗帘遮住，杨铿锵在练习走路，麦冬进门他也没有停下。他用一种看上去十分奇怪的步子，从客厅的一个角落走向另一个角落，停下来琢磨一阵自己的步子，再以同样的姿势走回原地。他脑门上浮着一层细微的汗毛毛，也许之前他还练习过一些别的什么，这得看麦冬昨天教过他什么内容，他今天需要练习什么。

“别夹着腿走路，让人看出你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听命于他人的人。”早先一段时间，麦冬会忍不住批评他，“别耸动肩膀，那只能说明你在担心和回避，缺乏担当。”

杨铿锵站下来，张大嘴困惑地看麦冬，一条腿像受了伤似的拖在身后。他下意识地往下颌往回缩，这让他一点

都不像握有量子力学解释大权的爱因斯坦。

“别像孕妇那么夸张地站着，”麦冬放下手中的水杯，指着杨铿锵拖在后面的那条腿，“你没有生育孩子的能力，腿稍微叉开点就行。对了，这样好多了。现在往前走，放松，保持舒适和自信的状态，告诉别人，你习惯使用权威，你说了算。”

杨铿锵慢慢提起双肩，像一只想要缩回脑袋的加拉巴哥象龟，迟疑地考虑要不要迈出那一步。他拉了拉衣领，好像那件在淘宝上花15元买来的仿棉衬衣是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压得他喘不过气，他需要卸下这个包袱。

“别这样，”麦冬不耐烦了，这套动作他教过他不止一遍，实验鼠都学会了，“别告诉人们你对你做的事情缺乏信心，胸膛挺起来，目光自然地投向前方。好了，走吧。”

杨铿锵可怜地看了麦冬一眼，僵滞脖颈慌乱迈出脚步。他踢到自己的脚跟，差点摔倒。

“是什么让你张皇失措，非得贴着墙根走？”麦冬的忍耐到了极限，“说了一百遍，走路的姿势表现你的性格、情绪和态度，步履沉重、悄悄潜行、拖着脚步、踮着脚都会让你露出破绽。你有充分的理由占据主道，用不着改变姿势和步伐，去适应迎面过来的人，除非一辆失去控制的载重货车冲向你。”接下来，他差点没被慌不跌地的杨铿锵气炸，“不，不不，你不是查理·卓别林，别那样刻意和夸张！”

杨铿镛终于不知所措地站下，额头上冒出热气。他的两只大巴掌无辜地摊在那里，看上去，他手里并没有完美解决高速运动问题的相对理论手稿，因此超级不爽。

“你手里攥着炸药，非得撒开吗？”麦冬哭笑不得，被对方的反应弄得同样不快，“我说过，如果你想表达自信，那就使用塔式手势。那些成功的企业家、法官、政客和军人身上，你看到的就这种保留式手势。如果你需要人们的信任，在陈述事实时，别摊开你光秃秃的巴掌，那是在乞求。手掌向下，你只需要说明情况。”

“请，不要用这种口气，和我说话。”杨铿镛愤怒地盯着麦冬，像大人物似的朝天花板举起食指，好像他打小没有习惯使用塔式手势，完全是麦冬的责任，他没有成为一个成功人士也归麦冬负责，“请，按照我俩的约定，和我说话要有礼貌。”

麦冬不无嘲讽地笑了一下，以此代表下课的铃声。他绕过杨铿镛，走进厨房去做饭。

他们只租下了这套物业中的客厅，不是全套。房子没有装修，业主允许杨铿镛使用厨房和客卫，其他两个房间连同主卫的门锁上了。麦冬和杨铿镛两人都没有长期住下去的打算，房间经过简单打扫，麦冬在网上淘了两张单人床垫、一张简易桌、两把折叠椅和两个两门衣柜。杨铿镛和这个楼盘的业主们的关系不错，他弄来一些业主淘汰掉、品质不算差的厨具和一台洗衣机，这为麦冬节约了不少

开支。

目前的花销，麦冬还掏得起。以他的经济能力，他甚至能够按照市价租下整套物业。但他觉得没有必要。

麦冬泡了几只楚雄产野山菌，大米淘洗过后滴上少许植物油，用电饭煲煲上，洗了两截腊肠，切片，准备等水快煮干时连同野山菌和姜片一块放进去，米饭快焖好时再放胡萝卜和西兰花菜，打两只蛋，再煮5分钟，关火，焖15分钟，淋上老抽、生抽、蚝油、香油和砂糖调制的味汁。一道既节约时间又能保证营养的腊味煲仔，麦冬到这座城市住定后就决定选择它作为平时的晚餐食谱。

杨铿锵拒绝做饭，他只负责吃。偶尔在路边便民车收摊时，他会买一些折扣菜和快变味的猪肋骨回来，至于洗碗和收拾厨房这些家务活，他绝对不做。杨铿锵不喜欢腊味煲仔饭。麦冬刚搬进B栋3A时，以为这与湖南铬大米事件后南方人的公众心理阴影有关，后来知道不是。杨铿锵正在适应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排斥腌制品以及一切不健康的粗俗饮食，同时决定他不用亲自做饭、洗衣和整理内务。按照杨铿锵的解释，在不久的将来，他的个人生活均应由管家团队打理，只是，这个团队眼下还在计划中，家务活暂时只能由麦冬替代。如此，麦冬做饭时，总会为杨铿锵拌一盘生菜，或者煮一锅皇帝菜，用红椒丝、豉油和沙茶酱调味，这样，杨铿锵的肚子就不会在40岁以后绝情地隆起，因为过早发福的体态而破坏掉他的

人生计划。

杨铿镛的人生计划非常宏伟，他准备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不是另一个自己，是另一个别人。这件事听上去有点不可思议。更不可思议的是，杨铿镛打算变成的那个人，是个非常富有、权力无比的人。

计划的大致内容是，在杨铿镛的想象中，有这么一个男人，他资产数十亿，在行业中的影响力涉及整个东南亚地区，是典型的成功人士。杨铿镛正在努力学习，让自己成为这位成功的大富翁，学着像他一样看待世界、思考问题、举手投足、说话和做事。为此，他花了整整3年时间来实施这个变身计划。按照杨铿镛的解释，只要他有足够的决心和毅力，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他会从自己的身体中消失掉，他的躯体中会生长出那个想象的大富翁。

“我们都会消失在这座城市里，”杨铿镛心不在焉地扒拉着碗中的煲仔饭米粒，很有把握地告诉麦冬，“你滚回老家，我留下来，以新人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

第一次听杨铿镛说他的计划时，麦冬忍不住笑了。那是他俩刚认识的时候，离现在有几个月了。麦冬很长时间没有笑过。两年了吧。他觉得这是他听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人生计划”。你可以把它叫作励志什么的。但无论灵魂升天已经七十多年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怎么歇斯底里地强调幻想是创造力和精神生活的核心，麦冬也想象不出，没有任何背景，连中专都没有读过的杨铿镛，怎么能做到